

时间，我只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朋友帕沙希先生就以新会员国代表的身份回到联合国表示祝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很了解我对他的评论也有所保留，但我想在适当的场合和时间给他答复。他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不必占用大会的时间作进一步的解释。

60. **主席**：明天中午十二时在代表入口处的对面举行升旗仪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旗将在那时升起。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

第二〇〇八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悼念前负责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拉尔夫·J. 本奇博士

1. **主席**：我请联合国秘书长致词。

2. **秘书长**：拉尔夫·本奇今晨去世，这对联合国、对他的本国、对世界上他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对我们在联合国认识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自己也失去了一位无与伦比的朋友与同事。

3. 拉尔夫·本奇本人是国际知名人物。很少人能象他那样超脱国籍与种族。他是我所知道最能干、最有名的国际公仆。作为秘书处的职员，没有人比他有更高的成就了。二十世纪有一批为人类服务而献出所有才能乃至自己生命的新型国际官员，他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例子。

4. 拉尔夫·本奇最初在一九四五年以美国代表团成员身分来到联合国时已闻名学术界和政界。一年之后他担任秘书处职员。他最享盛名的是一九四八与一九四九年任中东调解员以及为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邦之间进行关于停战协定谈判的工作。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可是在许多其他方面他也留下了成绩。在担任联合国托管部特等主任期间，他是联合国殖民地问题工作的领导人。为了建立与保持联合国首倡的维持和平行动，他作了长期的比任何人都大的努力。这些工作一开始他就参加了。他是秘书处难能可贵的

一位职员。虽然他的健康越来越坏，一直到最近他还负责这个组织的主要日常事务。去年，为了巴林群岛的地位问题，他就承担了复杂的非公开谈判的重任，该谈判终于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直到最后，他特别清晰的头脑还是念念不忘地关怀着从联合国所反映出的世界大事。

5. 尽管他的许多成就是很伟大的，令我特别怀念的还是他的思想品质与人格——他那种坚不可移的正气，坚持不懈的无私的责任心，作为一个谈判员与顾问的杰出才干，对人类纠纷的精确理解，对人类尊严的重视，面临一切不利条件尽力争取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决心，还有，尤其是他的仁慈、幽默与深深的恻隐之心。他有他独特的现实的和头脑清新的作风，对困难不存一丝幻想，对于使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必要性以及本组织所代表的一切崇高宗旨抱有坚定的信心。

6. 一个人类的伟大友人，经过经历丰富极有作为的一生，终于离开我们了。我分担着拉尔夫挚爱的夫人鲁思和他家属深切的悲伤，并向他们致以我最大的慰问与吊唁。

7. **主席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国际和平工作者，让我建议大会全体起立静默一分钟。

8. **主席**：让我请大会默哀一分钟悼念拉尔夫·本奇先生。

大会全体代表默哀一分钟。

9. **主席**：我愿以大会主席的身分向本奇先生的家属，向你，秘书长先生，以及向美国人民表达我本人的吊慰。

10. 刚才大会举行的悼念正是在我们再次讨论中东局势的时候。拉尔夫·本奇为寻求这个局势的和平解决贡献了很多时间与才能。

11. 我请赞比亚代表代表非洲国家发言。

12.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 拉尔夫·本奇博士经过长期病痛今晨去世了。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始终不渝地为联合国及全人类服务的事业家。本奇博士一九〇四年八月七日生在底特律。他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奖学金和学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又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取得了研究金在非洲旅行之后, 又在西北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及开普敦大学从事殖民政策及人类学的高级研究。

13. 本奇博士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创立了政治系, 在系里他多年担任教授。脱离教学工作后, 本奇博士转为美国战略服务处的非洲组主任, 后来受杜鲁门总统委派为加勒比海地区专员。

14. 一九四六年五月他被借调到联合国任托管司主任, 一九五五年任副秘书长。本奇博士对有关种族歧视和人权的事务一直抱有深切的个人关怀, 不仅是他自己, 也是为一切受歧视迫害的人们。远在保证美籍非洲人普遍得到公共场所享有权利的法案通过之前, 他就独自与美国南部的旅馆和声名显赫的纽约西区网球俱乐部进行过引起公众注意的争论。

15. 本奇博士是维持和平行动的一位权威。在这方面他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一九四九年为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巴勒斯坦停战协定所担任的调停任务, 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

16. 拉尔夫·本奇博士真正是一位杰出的公仆。他的工作成绩至多是有人能与他相比而无法胜过他。他对责任抱着异乎寻常的认真态度。最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对他的耐心与谈判能力感到敬佩。他内心保有着坚强的性格、领导的能力以及一个公仆的谦虚和温和。

17. 当我们在悼念他的去世, 悼念他的音容从此消逝的时刻, 我们应当回顾他一生的伟大。他一直相信联合国是促使世界上各国和平友爱相处的真正机构, 从他的这一信仰中我们应当吸取新的力量。他个

人的工作可以说是完结了。可是激发他许多活动的宗旨却是永存的。我们对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最大的敬意就是要明白这些崇高的宗旨, 继续为他所深信的正义而努力。

18. 当非洲国家和联合国其他的国家和全体世界公民在一起为本奇博士的灵魂安息祈祷时, 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过有一个人受到这么多人的感戴。

19. 我们请秘书长向本奇夫人与家属为他们所受的无可形容的损失表达非洲国家衷心的哀悼。尽管人类在科学和技术上有过许多成就, 本奇博士的去世再次表明了, 人, 无论成就多大, 依然是地球上的过客。愿任何我们所相信的主给我们力量去改变所能改变的事, 给我们勇气去接受所不能改变的事, 给我们智慧去明了我们所能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事物之间的差别。

20. **主席**: 我请黎巴嫩代表代表亚洲国家发言。

21. **古拉先生(黎巴嫩)**: 主席先生, 我愿意代表亚洲国家的代表团和我自己的代表团, 与你和秘书长一起表达我们大家对本奇博士去世的深切哀悼。确实, 美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联合国失去了一名忠诚的国际公仆, 世界失去了一位和平的坚定拥护者。

22. 本奇博士为和平事业的忠诚服务当他获得诺贝尔奖金时赢得了全世界罕见的称誉。他献身于联合国的理想, 献身于宪章的宗旨及原则, 并为促进与实现这些宗旨和原则而不倦地努力, 是尽人皆知的。

23. 本奇博士确实是亲身实践了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和他的生命已是合一的了。他为国际服务的榜样是难以比拟的。他以公正的态度, 明智的判断, 透彻的理解, 和各位秘书长一起合作, 为中东和刚果的棘手问题以及一切其他在安全理事会提出的问题,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4. 他为人幽默, 易于接近, 富于人情味, 而且心地善良, 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代表团成员和秘书处的人员对他都十分爱戴。

25. 所有的人, 尤其是秘书长, 都会怀念他。我

们感觉到，他从我们之间逝去，蒙受更大不幸的是联合国。

26. 能够与伟大的人物共事是人生的一种荣幸。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能与拉尔夫·本奇这位和平创造者相遇，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永远怀念他。

27. 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要我向尊敬的秘书长，并通过他，向拉尔夫·本奇博士失去亲人的家属表达我们衷心的慰问和最恳切的哀悼。

28. **主席：**我请哥斯达黎加代表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发言。

29. **莫利纳先生(哥斯达黎加)：**凡是献出自己大部分生命为尊重人类尊严不受任何歧视而奋斗的人都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尊敬，因为这样的人体现了所有内心一直真正具有正气的人的最高价值。

30. 在一个各国人民不总是有友好睦邻关系的世界上，拉尔夫·约翰逊·本奇博士特别表现出是一个镇定安详地在狂风暴雨中追求恢复宁静的人。他所追求的是要不失尊严地恢复能够充分保卫人类权利的一种宁静。

31. 因此，在这世界议会里追悼本奇博士的时候，我希望代表拉丁美洲国家为纪念他表示我们的敬意，并向他敬爱的家属，向我们组织的秘书长，向他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常驻代表布什大使重申我们的悲痛。

32. **主席：**我请匈牙利代表代表东欧国家发言。

33. **绍尔考先生(匈牙利)：**东欧国家代表团得悉拉尔夫·本奇博士逝世的消息，感到极为悲伤。本奇博士长久以来是联合国忠诚的职员，又是杰出的副秘书长。代表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博学多识而且极有风趣的人。他的去世对联合国大家庭是一个巨大而令人痛苦的损失。当我们再次为这位显赫的国际公仆逝世致哀的时候，我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团向美国政府、向拉尔夫·本奇博士的家属转达我所荣幸代表发言的代表团的深切慰问。

34. **主席：**我请葡萄牙代表代表西欧及其他国家发言。

35. **帕特里西奥先生(葡萄牙)：**作为西欧及其他

国家小组主席，我有责任为悼念已故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博士说几句话。

36. 我们愿向他的家属，向他所有的朋友，向联合国，向美国代表团，以及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的确，他的逝世不但使他的家属与国家，而且使整个联合国蒙受了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37. 我确信他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名职员，象他那样长期担当如此重要的职位，同时又抱着独立、忠诚、敏锐的公正态度做事，拉尔夫·本奇博士是具有特殊的品德的。

38. 他自联合国创始时就进入联合国。自一九五八年任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时起，他被委任担负重要职务，处理在联合国里提出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即有关中东、克什米尔、刚果、也门和塞浦路斯的争执。他也曾参与组织和主管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并从事监督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此之前，他曾负责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事务。

39. 一九五〇年，由于他在和平事业中所尽的努力，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

40. 我们都知道他长期为病魔所缠。可是，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激发下，他一直到最近还坚守着他在联合国的工作岗位，协助秘书长处理我们时代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

41. 本奇博士为联合国的服务尽人皆知，无须我们在此强调。可是，在这悲痛的时刻，对这位出过大力为人类改善世界而促进联合国事业的忠诚国际公仆，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

42. **主席：**我请也门代表代表阿拉伯国家发言。

43. **贾格曼先生(也门)：**我站在这里追悼一个人，他的逝世是联合国也是全世界的损失，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愿代表阿拉伯国家通过你，主席先生，向拉尔夫·本奇博士的家属，向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和人民，向联合国致以诚挚的、最深切的吊慰。我们感觉到这个组织蒙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本奇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国际公仆，一位伟大的争取和平、正义和人类尊严的战士，一位关心正义、和平、人类尊严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并为此献身的世界公民。他对和平正义事业以及对联合国崇高原则的忠诚是无人能比的。

44. 阿拉伯世界将永远怀念拉尔夫·本奇博士，因为本奇博士曾不顾有时甚至威胁他本人生命的一切压力，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深信不疑，他不为威武所屈，也不在谈判中出卖他们。尤其是我们也门人，更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为解救也门所受的战争苦难他所费的心血和所作超人的努力。

45. 拉尔夫·本奇博士去世了，全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和平战士。正当和平之鸽在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界受屠杀的时刻，和平之人又去世了。这真是一种讽刺。

46. **主席：**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47.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希望以拉尔夫·本奇博士家属的名义，以美国政府、人民和代表团的名义，向在我之前代表整个联合国致词的那几位发言人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在联合国领导人里，拉尔夫·本奇的名字是占有独特的光荣地位的。他的去世结束了联合国的一个时代。我们凡是对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和平机构的前途关心的人，将永远受到他榜样的鼓舞。

48. 正如尼克松总统今天所说：

“本奇博士在联合国成立时就在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承担联合国最微妙、最艰苦的任务，为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的友爱与合作一直不断地努力。美国有这位杰出的儿子感到十分自豪，为他的去世感到深深的悲痛。可是他光辉一生里无穷尽的服务心与创造力激励着我们。他的冷静的明智的忠告将在联合国的会议厅里悲痛地得到怀念。”

49. 在总统的话之外，我就想加这么一句：这位卓越的美国公民将他最主要的工作岁月献给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这是我们美国人有特别理由感到自豪的。在本组织的最高级，他不偏不倚地服务了二十五年，没有比这事更具体表现出我们国家对联合国始终不渝的支持。

50. 本奇博士出身清贫，由于他个性的坚强与善良，克服了穷困与种族歧视的障碍。他自己说过，他学会了无憎无恨地奋斗，也不对任何人怀怨心。他这

一性格是他在维持和平和进行谈判时隐而不露的长处，是一九四九年他之所以能促成中东停战协定的因素。为此他得到诺贝尔奖金，是历来最年青的一位领奖人。这个本无赫赫之名的拉尔夫·本奇，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51. 本奇博士一生都在对付人性的懦弱和好斗，可是他自己也承认，他始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有一次，为解释战争悲剧的不断重演，他说过：由于战争，人“本来知道如何具有而且完全能够具有的善良、坚定、理智与和平的品德，都一一减损了”。

52.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能真正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没有比拉尔夫·J. 本奇更好的榜样了。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他将他稀有的才华作为一名国际公仆献出，为和平服务，也不分种族界限，为全人类的正义和公平服务。

议程项目 22

中东局势(续)*

53. **增塔尔先生**(摩洛哥)：今年大会重新提出中东问题，与去年辩论时那种暖水浴似的政治气氛大不相同了。当时大家还多多少少抱着幻想，希望以色列终于会服从我们组织的指示，或者是从滋养它战斗力的大国那里受到压力而作出一点让步。可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还是在原来地方僵持着，并且由于悲惨的印巴冲突，国际局势显得更是阴暗了。

54. 以色列呢，借着他人的慷慨作为遮掩，不停地在棋盘上推进它的卒子。为了巩固它在占领区的地位，它一直要求，也时常得到，更多的军事和财政补助。这样造成了它时常说的所谓无可改变或无可谈判的局面，也就是说，既成事实。每个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被驱逐后，以色列的居民点就以军事占领的方式建立了。最初，这些居民点还是用半农半军的方式来管理，因为不敢担保不会遭遇困难。之后，绥靖政策有所进展了，就施行典型的殖民化。

55.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用好争论而有倾向性

*续自第二〇〇六次会议。

的语调为自己的主张作辩护。所以，关于以色列的真正企图和它领袖的用心，我想不如让果尔达·梅厄夫人和摩西·达扬将军自来发言。就算是请阿巴·埃班先生发言也可以，他是对世界玩两面手法的能手，使得人们有时听他说话，却往往更希望明白他在说什么。

56. 今年五月梅厄夫人在以色列议会说过下面的话：

“耶路撒冷必须统一起来成为以色列整体的一部分。

“以色列不会放弃俯视胡拉山谷的戈兰高地。

“阿拉伯军队决不能重新渡过约旦河。

“我反对在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57. 摩西·达扬将军是出名爽直的，他这么说：

“我们的前辈取得了一九四七年分治计划所承认的边界。我们这一代取得了一九四九年的边界。可是六日战争的一代就达到了苏伊士、约旦河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事情并不会就此了结。目前的停火线再过去又会有新的边界，应该会伸展到约旦河以外，可能到黎巴嫩和叙利亚中部。”

58. 至于负责以色列外交的埃班先生，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是关于以色列的真正企图最应该会小心说话的一个人，十一月十一日也宣称：

“西奈半岛、加沙、内约旦和戈兰的以色列控制地区内所设立居民点所在地，以色列有意保留，永远不会交还给阿拉伯国家。”

59. 在艾因·哈米法拉兹居民点演讲时，埃班先生说：除非等到阿拉伯人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谈话方式，否则无法恢复和平。他又说这需要时间。这是众所周知的殖民主义者的语言。

60. 有过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有过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有过雅林的努力，有过四国会谈，有过大大小小国家个别或共同所作的倡议，以色列的最高负责人居然还会发表这样毫不含糊的声明。

61. 可是这是一点也不令人诧异的。我国代表团就一直不断地提醒安全理事会和本大会：以色列从

来就没有接受国际法，接受联合国宪章和决议作为它行动原则的念头。自它诞生之日起，以色列就一直是一个侵略者。以色列就是靠剥夺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起家而发达的。就象我刚才所指出的，以色列对这点毫不隐瞒。摩西·达扬先生说过，以色列还没有定出它最终要决定据为己有的版图的限度。

62. 以色列虽然是联合国建立的，但它已不承认本组织有命令它遵守国际界线的任何权力，也不承认本组织为它所订的界线。

63. 我要在这里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里亚德先生表示敬意。他不但在本大会上作了一个有根有据、有条有理的报告〔第一九九九次会议〕，还想到在这里散发一系列地图，有力地说明了以色列诞生的经过，一年之后的位置，再经过二十多年不断侵略后的位置，以及最后，从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形象。

64. 在这里，我想停一停，请这个庄严大会的会员国代表们不要对以色列的野心趋向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都应该把事实弄清楚。有人说，以色列内部不和四分五裂，内部不和主要围绕他们所理想的国家版图的大小。这是一场有关选举，决定内部政策的纠纷。由此产生了激烈的竞争。

65. 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乡的想法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当时的想法是在世界上某处地方给犹太人一块象征性的土地。那时看中的还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乌干达。造成今天的悲剧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贝尔福勋爵的一句诺言。他答应把这个家乡建立在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五是阿拉伯人，这就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世界大战一结束，这诺言就在还有着百分之九十五阿拉伯居民的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变成事实了。由此产生了巴勒斯坦问题。那时问题不象目前这种状况，也没有成为令世界大国头痛的主要事由。

66. 可是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直到今天，我们眼看着这个问题不断扩大。巴勒斯坦问题逐步成为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然后成为中东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已影响到整个地区了。

67. 我想向大家说,这已不光是中东本身的问题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名称。可是,苏伊士运河已封闭了,整个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红海、中非洲、东非洲、阿拉伯-波斯湾、印度洋等等,全都牵涉在内了。

68. 四十一个国家组成的非洲统一组织经常通过和埃及团结一致的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占领领土撤退。不结盟世界一直关心着这问题,也不断地提醒大家以武力并吞土地是不能允许的,要求以色列撤出占领军。

69. 联合国与各种专门机构,随时随地,在每次会议上,总是碰到以色列向其邻邦施行扩张主义,将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所引起的种种后果。

70. 由法国发起,各大国之间也进行了不少协商,可惜都是徒劳无功。现在连大国也承认,这危机的延续已威胁到世界和平,已严重到需要作为国际危机来处理了。

71. 前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他所著《有利地位》一书里写道:“据我的判断,这地区的混乱中潜伏着远比东南亚战争更大的危险。”^①

72. 今天我们可以说,尽管表面上看来不大清楚,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进行侵略之后,以色列实际上已将通达公正和解的大门通通关上了。的确,以色列只愿意用武力和征服来解决这危机。埃班先生最近告诉我们〔第二〇〇〇次会议〕:在这方面他的立场是符合他所谓在战争停止后立即恢复和平的先例的——讲得清楚一点,就是符合征服者强加于被征服者头上的法律。

73. 埃班先生在别的地方声明过,每个政府有他本身的国际法原则。那么我就推论出他不承认我们的也就是不承认联合国的国际法。因此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以色列拒绝与联合国,拒绝与雅林先生合作,以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①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有利地位:对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九年总统任期的剖视》(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一九七一年),第287页。

74. 不管他如何否认,埃班先生对雅林使团的形式和本质都没有接受。他不肯接受秘书长特派代表的建议,对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A/8541,附件一〕嗤之以鼻,说什么这个文件不应该当圣书看,虽然这文件主要是要求以色列答应将军队从埃及的被占领土撤回到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国际边界,以便使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其他条款得以付诸实施。以色列毫无保留地答复,它不会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界线。

75. 为了免人猜疑,埃班先生最近提到从西奈撤退一事时补充说,有某些重大利益影响到以色列本身的安全、和平和航行;以色列有必要保留为保护这些利益而达成协议的权利。

76. 因此,秘书长为他特派代表的行动所作的报告〔A/8541〕就有了特别意义了。报告说:以色列政府对于要它撤回到与埃及间国际边界的要求,没有答复。

77. 象以前对于别的局势所表现过的那样,非洲统一组织一下大发慷慨,担起责任,将一个微妙的任务委托给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的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总统,并由九个非洲国家元首大力合作。为了对这个问题有较好的了解,特派使团前往当地视察,与各方领导人取得了联络。我们认为这是对当地和谈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向该使团表示感激与赞赏。我们自己已经最诚恳地表达了我们的谢意。

78. 埃班先生呢,他宣称他对非洲统一组织的委员会所提的建议也作了肯定的答复。以色列对向它提出的六个建议,接连六次答复说随时准备与埃及作有关这些建议的谈判。请问采取了什么办法使委员会的工作有所进展呢?除了众所周知的消极态度之外,以色列又提供过些什么呢?

79. 所有解决问题的要素还待谈判。以色列一面要无先决条件地直接谈判,同时一点不脸红地又定下了自己的条件。它自己说,这些条件是起源于六日战争的结局。总结起来,这些条件可以归纳成两点:拒绝归还以武力掠夺的土地;拒绝让愿意回去的巴勒斯坦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80. 因此以色列拒绝退还以武力侵占的土地了。

至于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以色列只愿意考虑可能分担一部分对难民的补偿，让他们就地重新定居，完全不提他们回乡的事。

81. 联合国曾几次重申不得以武力并吞领土的原则。大会也屡次声明必须完全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要在中东建立一个公正的持久的和平的先决条件。可是，不论举行还是不举行谈判，以色列都毫无保留地否定了这两项原则。

82. 这些基本因素总括说明了整个中东的危机。如果联合国和所有负有责任的大国不拿定主意，现实地、坚定地、果断地正视这些问题的话，这地区的国际和平就会一天比一天受到更大的威胁。

83. 以色列企图将自己的生存、自己的繁荣建立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国的废墟上。可是这场风暴吹不倒巴勒斯坦的人民。不仅如此，无论在占领区，在流亡地，前前后后受过多少苦难，这个民族依然是生气勃勃的。他们下了无比的决心，不但要向世界再次肯定他们的存在，更要用言语和行动来争取回到他们的故乡，争取使他们所受的损害得到赔偿。要想在我们阿拉伯国家时时刻刻记着的这件非正义的事情上盖一块遮盖布是没有用的。其实，听到各委员会，尤其是特别政治委员会和第三委员会上特别热烈的辩论，联合国对这事也应该有充分了解了。任何不顾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现实的解决方式，是迟早要遭到惨败的。

84. 以色列必须知道，充分地知道，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被看成辩论中可以忽略的成分，这地区就永不会有持久和平。要有持久和平，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正义、赔偿、补偿、自由和自决的权利。无视这样的事实，总有一天会碰壁的。

85. 我国一直没有忘记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不遗余力地给巴勒斯坦的人民以实际的支援，也为他们的事业在各种论坛上申诉。

86. 如果大会会员国仔细听听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代表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的侵略起到现在所作的发言，他们就不会再疑惑：要这三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接受有利于以色列的任何有条约性的领土让步，是不可能的。

87. 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代表，还有为寻求现实

可行的解决途径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作过停顿的大国，全都注意到阿拉伯国家坚强而又合理的决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提出任何借口，绝不将一寸领土放弃给敌人。

88. 这个态度也许显得很强硬，可是联合国不但应当支持，并且应当鼓励，因为这正是宪章的精神，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精神，我们的决议的精神。用武力，用暴力不应该得奖。这是我们每个人今后为了保护自己都应该能够毫无保留、毫不犹豫地加以援引的原则。不然，本组织就要完蛋。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这条原则得不到联合国全力、普遍的支持的话，那么真是要弱肉强食、天下大乱了。

89. 在一九五〇年的三国联合宣言^②中，主要负责管理世界大事的几个大国承担了义务，反对任何破坏中东国际边界的企图。其实这项声明只是将大国在中东和别处的明显、合理的义务作个庄严的肯定，以便根据宪章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XXV)号决议〕的精神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

90. 当这原则公开地遭到破坏时，可以采取行动的大国就不能再推卸责任，逃避义务了。当然，要求取得较多的时间以便试图竭尽全力进行正常的说服也是自然的事。可是，可不可以说所有的正常途径都已试过了呢？我国代表团认为可以这么说。

91. 以色列已玩过几次成功的把戏，其中包括对所有的和平解决办法，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拒绝。所以它已自绝于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了。第三世界不久便洞悉它的真正面目：它不过是国际殖民主义的一个工具而已。同样，由于以色列抱有同样的顽固和自大的态度，它也成功地疏远了它的一些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最后，我们有机会看到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色列的《晚报》报道威廉·罗杰斯先生亲自发言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犹太国的形象完全是反面的。它的声名没有比现在更糟的了。”

92. 我不相信果尔达·梅厄夫人最近华盛顿之

^②一九五〇年五月制订的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联合宣言。

行能将这形象改变多少。这就使以色列处于最困难的境地。

93. 为了使秘书长的特派代表雅林先生得以继续他的使命，我们觉得以色列有责任对它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收到的备忘录尽快地作出肯定的答复。关于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色列也必须清楚地表明它的立场，不能再将这责任推给邻国或国际社会。

94. 埃及表现了与它悠久历史相称的耐心与智慧，也合乎它对光荣前途的无限信心，绝不是一些暂时的挫折所能玷污的。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非洲明智人士的委员会上，埃及清楚地表现了追求和平的愿望，条件只是被占的阿拉伯领土全部归还，同时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尊重。

95. 如果这事今年依然无法成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联合国内，并通过联合国，决心执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就是有关处理冲突中一方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所认为必要措施的一些规定。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正是这样的情形。

96. 如果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的组织竟表示出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这种自己承认无能的后果恐怕会很严重。因为在宪章之外还有一个永远存在的原则，就是，凡是以武力夺去的只有用武力才能夺还。

97. 我国代表团一向致力于以和平办法解决纠纷，想到这点不禁不寒而栗。和平解决是确实存在的，伸手可及的，我全心希望在这里得以采用，并立即付诸实行。

98. 主席：我在请下一位发言之前，希望大家如有决议草案就尽早提出。因为时间不多，对草案的提出可能要定出一个时限。

99.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关于中东局势的辩论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辩论。我们每人都感觉到，有待研究的这些问题含有很大的感情成分。我们也知道这里有许多参差交错的因素，并且问题日益加剧。一九四七年以来，这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但牵涉到那个地区里所有的民族，并且由于大国的逐步被卷入，已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势力均衡，对国际和平造成一个既明显又迫切的威胁。所以我们进

行辩论时，应该有必要的冷静态度，并且应该诚心诚意地确定事实的真相以便作出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

100. 这事关系重大。因为这里所提的问题，深深地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目前和未来，所以我们这个大会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还要搞自私自利，讨价还价，甚至道德败坏地施加压力的话，那就真是太可耻了。

101. 毫无疑问，这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讨论中东问题。长久不得解决的问题都有这样的毛病：上面密密地盖满了新的事实，结果歪曲了问题的根源，遮掩了基本问题。

102. 中东危机是随着一九四七年以色列的建立而产生的。从此一直没有过满意和持久的解决。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六年以色列进行侵略的时候，危机曾数度复发。可是，联合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近年来所特别担心的还是以色列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侵略所引起的新的危险。反映这种局势的是以色列对三个联合国阿拉伯会员国的领土的侵占，和一个脆弱的随时可能爆发新的冲突的停火协定。

103. 至今，一切寻求解决的努力都是在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的范围内进行的。雅林使团过去就是根据这决议所宣示的原则派出的。美国方面的外交也曾试图达成一个所谓“临时协定”，作为实行决议的第一步。最后，不久前还有非洲统一组织委任的非洲国家元首特派团也曾探索过是否可以恢复雅林的使命。

104. 现在已很明显，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局势在不断地恶化下去。以色列继续武装占领阿拉伯的领土，在那里它采取最后并吞的措施。关于耶路撒冷，大家感到极度不安，最近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98(1971)号决议里也表示了这一点。巴勒斯坦人民依然留在难民营里，过着悲惨的生活。每年，负责管理他们的国际机关再三发出呼吁，要求较多的物质和经济支助。最后，在这地区，军火的储积一直在不断地加速。

105. 因此，无论是局部或是全面的解决，至今都毫无进展，特别是第242(1967)号决议，至今尚未开始执行。秘书长关于中东特别代表的工作的报告

[A/8541], 有凭有据, 让我们能够客观地评定究竟是哪一方面对这种失败应负责任。

106. 以色列代表的强词夺理、自圆其说难以遮掩事实的真相: 雅林使命的失败, 还有其他多次寻求解决的努力的失败, 责任必须明显地全部落在以色列的身上。以色列的蛮横无理并不新奇。它自建国以来的一贯做法就是先制造一个既成事实的局面, 然后要求国际机构予以接受。这种做法的特色就是以色列的侵略性和扩张主义。

107. 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侵略者。可是又怎能不承认呢? 何时见过侵略者承认自己侵略别人的? 先动手的就是侵略者, 先动武的就是侵略者。以色列要人相信这是防御性的侵略。可是自古以来哪一次侵略不是自称为防御性的? 当年希特勒是用什么借口侵略的, 大家还记忆犹新, 犹太人自己应该特别清楚, 难道还需要我们提醒吗?

108. 以色列的侵略性源于它本身创立的背景。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搞扩张主义。它建立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纯粹以宗教为立国之本, 自然要驱逐原来合法的居民, 自然要仇视他们, 也要仇视所有的邻国。因为它的本质是种族主义的, 不可能和谐地同该地区结合起来。以色列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进来, 这样它就有理由存在, 然后又以保障本身安全当作合法借口, 连续不断地追求领土扩张。这样一来, 事情就永无了结。再加上特别是在西方一些国家里有权有势的犹太少数集团向它提供物资, 保证给以支持, 更助长了这种事态的发展。所以,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造成了以色列又独特又危险的本质, 使它得以利用别的国家的资源和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09. 将以色列描写成一个爱好和平、满怀善意的小国, 被那帮落后的对犹太人切齿痛恨的阿拉伯人重重包围, 不过是狡猾的宣传伎俩中一种无中生有的说法。真相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不断重提犹太人过去的灾难就能无限期地遮盖得了的。中东有了以色列对这地区所有的国家是一个危险, 它们的安全将永远受到威胁。只要谁肯客观地正视事实, 过去这二十年的历史实在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110. 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寻求解决的努力的失败追究责任, 我们的辩论就肯定是不十分完善的。也许应该问问, 到底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到底会不会达到所希望的结果? 说到这里, 我要对第 242(1967)号决议表示一点意见。似乎这个决议概括了所有有关中东的国际行动。我想请大会考虑, 不管人们怎么说, 这个决议到底是不是足以解决问题?

111. 我要提醒各位, 阿尔及利亚从来没有赞同过这项决议, 我们现在还是抱这种态度。因为我们始终对这决议的现实性和效力抱着怀疑。我知道有人为我们这样是过分的固执, 是走上了感情重于理智的极端, 是倔强地脱离现实。这是大错特错。阿尔及利亚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爱好和平。我们不是为战争而战争。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民族, 我们用行为证明过我们是如何珍惜他人的自由, 如何珍惜国与国之间忠诚守信的合作。可是我们也知道, 各国人民的自由是不能当石油一样拿来作买卖的; 人的尊严是不能当关税协定一样拿来作谈判的。当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指出第 242(1967)号决议全盘失败的时候,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估计正确而洋洋得意。可是我们不愿看见联合国重蹈覆辙, 为人民造成痛苦、不幸和死亡。这些人民也有权和旁人一样过他们美好的、自由的、有作为的生活。

112. 还是让我们回到第 242(1967)号决议上去吧。过去和现在支持这项决议的人说, 这项决议的好处是, 第一, 它建立在一个极难得的妥协的基础上; 第二, 它以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后的局势为出发点, 应能最后地和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

113. 这个难得的复杂的平衡必须要十分小心翼翼地掌握着, 千万不能重开讨论, 以免平衡遭到破坏。所以去年开始中东问题辩论的时候, 有几个代表团就坚持绝不能让这脆弱的方案受到破坏或震撼, 提议大会只要重申一次第 242(1967)号决议的条款就够了。这个决议, 据称能用一些脆弱的措施来补救一个非常复杂的形势, 难道我们还看不出它的基本弱点吗?

114. 说老实话,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平衡呢? 说穿了, 是不是一些大国本身的意图、打算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妥协呢? 不错, 一个方案是应该争取大国的

一致同意。这样，有了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决议才能有更大的分量。当然，争取到这样的协调不是容易的。如能达到有确切规定的协议，本来也许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惜协议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错误观念上，本身蕴藏着我们现在已看到的种种后果。可是，这好象不是当前的问题。

115. 有人说，第242(1967)号决议是不偏不倚的，因为它顾到了纠纷各方的利益和要求，为了促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局势，要各方作出相等的必要牺牲。虽然最原始的正义就是将一个苹果分为两半，我们却很难接受这样的道理，也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这件事里有侵略者也有侵略的受害者，所以不能说正义刚好是处在罪犯和受害者的正中的。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明白而不可能被误解的，可是它虽然本来不仅应该禁止以色列保留侵略所得的利益，还应该进一步谴责以色列的无法形容的恶行，它却根据一个“既成事实”的局势，对以色列的撤军给予了补偿。这真是施行国际法规则与宪章原则的新奇做法！因此第242(1967)号决议中所谓的平衡主要是建立在明目张胆的非正义的基础之上，为将来任何地方的侵略造成一个最危险最有利的先例。

116. 阿拉伯国家对收复它们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迫切关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它们依然同意遵守第242(1967)号决议，同意与雅林先生的使团合作。它们的牺牲之重，让步之多，除非我们理解到第242(1967)号决议的根本不公正，是无法衡量的。但今天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这并没有什么大用。

117. 第242(1967)号决议还有一个甚至比前一个更严重的缺点。本来这项决议只求解决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问题，但却进一步立下了中东局势全盘解决的原则。用心固然可嘉，可是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呢？我们认为不可能。因为它一开始就相当冒失地将一个范围、情势都有限的问题推广到另一个严重得多、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上。将前因后果搞混，以为可以不管前因只管后果，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也必然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118. 光是宣称“必须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不足

以令人真诚相信可以在中东达成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因为这是基本的目标，谁不希望可以从速完全实现呢？这事太严重，不是随便舞文弄墨就可以了结的。

119. 如果要把底细弄清，抱着勇气与理智正视事情，我们就应该先明白危机的起因，罪恶的根源。大家都知道，这要追溯到以色列的建立，巴勒斯坦人民突然失去他们的家乡，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陌生人，被迫到外面流浪。将这问题缩小为一个难民问题，是存心要忽略它真正的意义，也是不可饶恕的不义之举，将来后患无穷。如果不管这点重要因素，不以适当认真严肃的态度考虑它的话，我们就看不出中东局势可以得到最后的解决。

120. 也许以前有人想象，过一些时候巴勒斯坦人民就会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终于在邻国被当地同化，或者他们也会变得和过去的犹太人一样，零落世界各地。可是这就低估了这些人民与他们土地之间的坚强联系，也低估了他们迟早要爆发的民族情绪的巨大活力。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蓬勃成长上已可以看出，尽管这类运动本身有着某些弱点，并且在行动上也遭遇到种种困难，它是会逐渐发展并且越来越强的。一个民族，下了决心去补救它所受不公平的损害，解放它的国家，赢回它的名誉和尊严，必然会自己设法为自己奋斗下去，有理由抱有希望，谁也破坏不了。

121. 要解决中东的局势，绝不能以巴勒斯坦人民作为牺牲。这一其实很简单的真理，现在已有人开始看清，联合国也不只一次地重申过，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不可剥夺。

122. 世界上慢慢地已有更多的人逐渐觉悟到这一不可否认的因素。我不妨引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演说里的话：

“在中东，除非照顾到巴勒斯坦人民合理的意愿，就不可能有一个持久的和平。二十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不幸做了时代的牺牲品。要和平，就必须保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可以享受充实的生活，他们所争取的权利可以得到公平的解决。”

123. 可是，如果要解决中东的局势必须先照顾

到巴勒斯坦的人民，照顾到他们合理的意愿和权利的话，那么，除非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己来表达意见，并且得到正义，将来的自由尊严得到保障，否则，这样的解决又怎能令人相信呢？寻求解决主要是为了他们，无人能自称代替他们说话，必须让他们来说明他们自己的观点，为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利辩护。如果国际社会还是和目前一样，继续无视他们的存在，不理他们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会由深深的对本身事业的正义感和由绝望而产生的仇恨心所推动，凭着自己的力量，用斗争用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了。

124. 这一切，第 242(1967)号决议都绝口不提。就象我刚才所说的，该决议只限于解决难民问题。也许大家明白了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不能、永远不能赞成这项决议。这样说还不足以从此否定这项决议的话，那么，等到执行时遭到全面失败，就会有力地证明它是如何无效，如何不符合实际了。

125. 我们也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万灵丹可以突然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目的。只要能够对这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产生一点澄清的作用，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努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报酬了。

126. 也许明智的办法是先将这局势几方面不同的因素分开，然后再逐步来解决。从一九六七年起，我们身边就一直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阿拉伯领土被武力强占了。让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同时谈全面局势的最后解决。最后解决应该等下一步，必须征得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意才能进行，同时必须照顾到他们的权利，他们对纠正一九四七年以来受到的非正义对待所抱的愿望和急切要求。

127. 也许是因为有人想从正面来处理全部问题，以致第 242(1967)号决议无法成为完成它所承担的太复杂、太大胆的任务的工具。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新的不宁与危害国际和平的征兆，要向各国人民证明正义平等的思想在联合国里还有伸张的机会，已经不容再缓了。

128. 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让我再次重申，在你执行繁重的任务时，我国代表团坚决全心全意协助你，与你合作。在这危险的时候，忧虑不安日益加深，你的职位已成为世界注意的中心。

129. 正当我们讨论中东问题时，曾努力建造中东和平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去世了，这实在是残酷的讽刺。我国代表团今天下午愿与大家一起来纪念拉尔夫·本奇博士，并愿提醒大会各位会员国代表，我们大家都希望拉尔夫·本奇博士为和平所尽的努力不会白费。

130. 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今年六月间通过了一项有关中东局势的历史性的决议 AHG/Res.66(VIII)。③该决议全力支持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为此成立了十国元首委员会。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第一九四八次会议〕我已提出过，昨天〔第二〇〇二次会议〕又得到我的朋友与同事，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证实：我国元首雅库布·戈翁上将阁下与喀麦隆、埃塞俄比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的尊敬的同事们，深感中东和平不但直接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首先有助于一个非洲国家，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收复它被占的领土，他们费了很多心血来考虑这件事。

131. 结果是，非洲统一组织的委员会委派了一个四人小组委员会，两次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以及以色列国，为和平奔走，与两国的领袖进行了会谈。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恢复今年二月起就搁浅了的雅林使命，其次是设法缓和那一地区爆炸性的局势。

132. 尽管有不少明显的障碍仍待克服，非洲统一组织的小组委员会得到的印象是埃及和以色列双方都有意在雅林的主持下，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恢复谈判。这个印象，加上各大国宣称愿为最好地解决中东局势举行会谈，在我看来，是有利于该地区和平的重要的一点。这个情况，我们觉得是绝不容忽视的。

133. 局势的有关事实已是众所周知，无须重复。中东地理上、军事上和战略上的现实情况已经联合国多次辩论，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正视这些事情。辩论究竟是以色列先自占领区撤军，然后才缔结和平协定，还是撤军与和平协定的草签同时进行，可能是重

③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 S/10272。

要的，也确是重要的。技术上的提问与回答虽然重要，但并非最迫切的事。如果双方目前已有意在雅林博士调停下恢复间接谈判，我认为，最迫切的事还是看大会愿不愿意采取适当步骤，促成从敌对转向和平的行动。

134. 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回忆一下，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屡次声明，他随时愿意与以色列签署永久和平协定。埃及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发言时，又重申了他的政府的如下立场：

“如果以色列还认为自己是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约束的，受不容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约束的，受国际法律秩序的规则和准则约束的，那么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雅林备忘录中就绝对不存在任何先决条件。”〔第一九九九次会议，第82段。〕

135. 我们也必须强调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与上述埃及的发言相类似的话。他们曾向非洲国家元首保证说，以色列所急切关心的不是并吞土地而是自身安全。以色列外交部长在十二月六日的发言中重申：

“以色列的政策不是并吞别国领土，而在于安全及公认的边界内的和平……”〔第二〇〇〇次会议，第116段。〕

136. 所以，总起来说，以色列要的是它边界的安全以及它航行的自由。埃及也要安全，还有，当然就是以色列军队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在精神上、文字上都已包含了双方缔结和平协定的必要因素，照顾到了双方所表示的意图与利益。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未来的和平边界与目前的军事边界有所不同；绝不能，也绝不应该搞领土并吞。和平的边界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善意、信任和希望上面——要相信战争的惨痛记忆会逐渐消失，要希望在公正、体面和持久的和平中，中东地区每个国家都得以安全地过它们的日子。

137. 我认为，世界上到处是火药库，一触即发，联合国大会的当务之急是防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只要各会员国——尤其是那些大国——肯在中东不搞两面政策；只要他们和我们大家都继续培植与当

事国的个别关系，并以同样的热忱继续努力实行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并为埃及和以色列接受的第242(1967)号决议，大会就会为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开辟途径。

138. 我并不低估工作前途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个开端，一个坚决的开端。看到了最近许多悲惨的事情，我们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尼日利亚同意参加非洲国家元首委员会，目的不是要恢复暂时停火、休战、妥协的现状。尼日利亚与全非洲一样，希望创造一种局面，使中东所有的国家可以在和平安全中共存。所以我们支持雅林大使的倡议。大会应该响应埃及与以色列双方向非洲统一组织委员会再次表示的和平愿望，坚持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中所包含的各项原则，特别是关于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以及必须致力公正及持久和平，使当地各国均得安全共存的原则。这样，雅林大使才能从速恢复他的任务。

139. 马利列先生(阿尔巴尼亚)：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帝国主义侵略，至今已有四年半。尽管联合国大会接连为此多次辩论，但未解决任何问题。以色列依然占领着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大片领土。

140. 联合国有责任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大的重视，并根据宪章、根据阿拉伯国家的主权，为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是，由于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和两大强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有辩论一直毫无成果。以色列舞刀弄枪，有计划地利用时间，以各种手段在占领区巩固自己的地位。

141. 现在，由于美国的怂恿和有利的支持，以色列侵略者竟公开宣布了他们的并吞计划，并且以阿拉伯国家为牺牲品，顽固地企图实现其炮制“大以色列”的野心。以色列高级官员多次发表狂妄自大的言论，说什么以色列无意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边界，以及以色列所谓“安全边界”的种种荒谬理论，对此我们无须多费口舌了。

142. 这种态度并非偶然，因为以色列实在是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它首先效劳的是美国的殖民高压政策，而美国企图奴役阿拉伯国家，掠夺它们的石

油财富,并在这世界战略关键地区巩固美国的势力。对抗阿拉伯人民和其他爱好自由人民反帝斗争和解放斗争的特殊任务就落在以色列身上。

143.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建立和巩固以色列、资助它、武装它,并且变本加厉,不断地以各种精神、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将它变成一座侵略的堡垒。这点才是以色列之所以敢目空一切,蔑视世界人民,蔑视联合国的原因。

144. 同时,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无原则的政策的支持和怂恿,因为苏联的目的是要在世界这一地区建立自己的霸权。

145. 中东已变成一个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的紧张地带。我国代表团认为美国和苏联都必须为此担负最大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美苏两大国的用心既非维护阿拉伯人民的主权,也非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是要保障它们本身的利益。说穿了,它们所希望的是以调停人的身分将中东的命运拿到自己手里,依照它们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左右局势,好确保自己的战略地位。

146. 美苏两大国实在不愿公正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个紧张不稳定的局面最合它们的心意,最能够确保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它们企图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制造分裂,彼此相争;这样它们向这地区渗透就更方便。

147. 时间已让我们看得明白:如果我们一直让两大国来管这个问题,就绝不能有满足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主权的真正解决办法。它们加强活动来制造所谓“和平解决”,特别是在华盛顿、莫斯科或纽约举行谈判,特使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跑来跑去,企图实行那声名狼藉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罗杰斯计划”,以及其他计划,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目的在于要阿拉伯人民接受大国的命令,在于满足侵略者的贪心,扼杀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148. 两个超级大国提供给阿拉伯人民的所谓“和平解决”的代价是非常之高的。它影响到阿拉伯人民的切身利益、他们作为阿拉伯人的民族尊严、他们的自由和独立。

149. 帝国主义大国在搞阴谋要想扑灭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阿拉伯人民解放斗争的先锋,是以色列实行扩张政策的障碍。最近,又有新的行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进行破坏。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施行空前恐怖政策之外,约旦的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大国的煽动与公开和暗中的协助下,也曾向巴勒斯坦的战士进行罪恶的进攻,企图扑灭他们的正义解放斗争。这些可恨的罪行激起了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人民的最大的愤怒。敌人想阴谋炮制一个支离破碎的巴勒斯坦国,由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控制,这种诡计是巴勒斯坦人民绝不会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正义事业而斗争,这是全世界所有进步人民一致支持的。

150. 在号称维护中东与地中海地区和平的面具背后,美国和苏联正在不断地扩充他们的地中海舰队。美苏两国在这地区厉兵秣马,加深了中东的危机,对中东乃至整个地中海流域的人民,构成严重的危险,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是一个威胁。

151.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认为所有地中海国家,包括中东国家,有责任共同奋斗,使这两个大国的舰队撤出地中海,使地中海得以成为各国人民有利合作的和平地区。

152. 毫无疑问,联合国没有做到谴责以色列的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做到强迫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军,没有做到恢复受侵略损害的阿拉伯人民的权利,没有做到保障中东的和平,联合国是失败了。现在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侵略,同样情形又发生了。这一切证明了联合国是极端的软弱,表现出它对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抑制侵略、维护宪章的原则与和平,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无怪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光中这种情形严重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

153. 有损人民主权的让步与妥协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历史有过证明,牺牲人民权利的妥协政策非但不能获得任何成果,反而因助长了侵略者的威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义是属于阿拉伯人民这一边的,必须伸张。侵略者必须受到谴责。他们的军队必须无条件地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出。我们必须确认遭到牺牲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154. 帝国主义强国是中东问题纠缠的症结。它们一定要终止对这地区的内政的野蛮干涉。

155. 在这四年间，阿拉伯人民自己已作出结论。他们一直反对，也会继续反对，侵犯他们的主权的阴谋。他们已明白表示，绝不接受对他们的领土完整作一丝一毫的破坏的花招或计划。他们坚决不接受损害他们利益的妥协办法，决心解放自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他们有原则的立场，也是他们合法的权利。

156.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一向支持，并将永远支持我们的阿拉伯兄弟人民反对以色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说：

“我国人民向来把阿拉伯人民当作传统的朋友和兄弟。我国人民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永远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相信阿拉伯人民很快就会高高举起解放斗争的旗帜，反抗帝国主义、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反抗苏修干扰、反抗嘴上甜言蜜语、背后偷放冷箭的那帮人的阴谋诡计。阿拉伯的土地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事业是所向无敌的。”

157. 任何决议草案，凡是能够真正保证阿拉伯人民的主权利益、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他们的自决权利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愿意支持。

158.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自从安全理事会为了解决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以武力侵略三个阿拉伯邻国所造成的中东局势通过了历史性的第242(1967)号决议，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中，所有联合国的主要机构都多多少少讨论过中东的局势。而局势已变得更坏了。以色列的部队继续占领着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大片领土。其中有些地方——例如东耶路撒冷——已被以色列公然不顾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多次决议，正式并吞了。其他另外一些地方实际上也被并吞了。从事这种非法行为时还声言，象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这些阿拉伯领土的命运是无可谈判的。让我顺便提一提，这类言论都是以色列的官方代表，通常还是部长级的内阁官员嘴里说出来的。经

过仔细分工，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又受命在这里宣称，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159. 既然事实上并吞了阿拉伯的领土，再加上用武力将当地的阿拉伯居民逐出他们的家乡，事情就更严重了。这些人民一抵抗，他们的家就被占领者铲平，家中的人被强迫迁居，好让犹太移民搬进来。这样的政策，将土地的合法主人驱逐，以以色列人居民代替，目的就是要大量移民，使得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更有理由疯狂地搞他们施压力、煽动仇恨的运动。一言以蔽之，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正在我们眼前用暴力重画中东的地图。

160. 以色列侵略者的这些行动完全违背了我们宪章的原则，要以弱肉强食的原则来代替。很明显，这是直接对联合国作野蛮的挑战，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如果以色列和它的幕后指挥者违犯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基本原则居然得逞，这就证明联合国非但不能防止侵略，反而对侵略者所做的坏事加以褒奖。

161. 安全理事会一致的决议，已通过四年了，全世界还在那里等着它的执行，我们到底作何解释？是不是以色列太强大了，联合国不敢面对它的挑战呢？显然不是。因为即使是现在流行的超级大国理论的最死心塌地的信徒，象刚才在我之前发言的那一位，拼命想宣传这种理论，也无法将以色列讲成一个超级大国吧。这个小国只有三百万人。如果靠它自己资源的话，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去侵犯邻邦，占领邻邦的土地，驱逐邻邦的国民，以新来的移民替换了。而这个小国一边这样做，一边却还能花上几十亿美元的军费。

162. 答案不难找。以色列一向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的附庸，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宠儿，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按人口比例，得到过更多的金钱、物资和军火的援助。这个三百万人的国家经常从美国那儿得到价值亿万美金的最新式武器。光是最近美国国会就慷慨地通过以五亿美元的军火供给以色列这一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继续占据他国领土的国家。同时，美国政府正在严肃地考虑削减对联合国的捐献，说什么美国国库负担不起这么多的捐献。不说别的，这至少是非常古怪的关于优先次序的观念。

163. 并且, 慷慨也不限于向以色列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美国已把阻挡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切实施行当作它中东政策的重心。阿尔巴尼亚代表团, 还有其他一些人, 曾企图把责任扯到苏联身上。这是徒劳无功的。苏联一向坚诚不渝地支持所有阿拉伯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以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在安全理事会内, 百般阻挠通过任何可能对以色列继续违犯宪章原则采取有效行动的决议的是美国。美国破坏了安全理事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各种努力, 使它们无法履行宪章所委派的维持和平安全的特别责任以协助贡纳尔·雅林大使执行他的任务。非但如此, 最近美国还宣称雅林大使的任务已成僵局, 企图把他的工作接过来, 自己来当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调停人。

164. 这种奇怪作风毫不令人惊讶。一听到以色列政府专横地宣称雅林大使要求以色列和埃及承诺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是越职了, 美国政府马上就说, 在目前情况下, 雅林使团不可能对问题的解决做出有用的贡献。这位秘书长的代表现在在以色列已成为一名不受欢迎的人物, 就是因为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以色列是否愿意承诺将军队从所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土撤回以前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与埃及之间的国际边界?” 以色列非但不肯如此承诺, 还告诉雅林大使说: “以色列不会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界线。” 我引的是文件 A/8541 附件三中秘书长关于他中东特派代表的活动所作的报告。

165. 这里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它使得到目前为止每次为中东危机谋求政治解决的努力都必然遭遇失败。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 以色列千方百计要想并吞邻国的领土。以色列短暂的历史与土地扩张有密切关联, 这点已无须我们详加证明。只要看看过去二十三年以色列边界往外推移的地图就够了。这许多年来, 以色列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什么以色列要的不是土地, 而是安全和他国的承认。一九六七年以后, 口号就变了。现在所要求的是以土地保障安全了。一个国家, 不断地威胁邻国, 经常侵犯邻国, 一次又一次地并吞邻国的土地, 这样的国家, 居然还会开口要安全。然而这正是以色列与别处的宣传希望我们相信的: 不是以色列的邻国, 而是以色列自己需要安全。

166. 因为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别强调了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 特别承认了当地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我们当然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一直没有真正接受这项决议。它只想用这项决议作为工具向阿拉伯国家索取更多领土上的让步。于是我们就听到了种种长篇阔论, 想要证明决议的条款是准许扩张的, 战争之后领土必然发生变化等等。

167. 在这次大会的辩论中, 以色列外交部长前几天发言〔第二〇〇〇次会议〕, 又证实了以色列决心要强迫它的阿拉伯邻邦作领土上的让步。他再次要求直接谈判。这样以色列就可以用非法占领阿拉伯土地作为领土扩张的杠杆, 要阿拉伯的代表服服帖帖地签字承认。

168.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不管埃班先生在他的声明里要些什么把戏, 以色列的领土野心与非洲统一组织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塞内加尔的外交部长已经清晰地说过〔第二〇〇二次会议〕, 非洲统一组织的特派团认为: 以色列毫不含糊地声明放弃它扩张的意图是有绝对必要的。以色列的答复还是象一九六七年以来它所有的答复一样都是否定的。

169. 以色列在发狂地增添军火, 加强它对阿拉伯占领区的控制, 没有比这点更清楚说明以色列对寻求政治解决毫无诚意。以色列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美国一直都在对这个侵略者最同情地供应武器。这么做的时候, 嘴上却说是为了维持这一地区的势力均衡。这种无耻地将侵略国的军事优势说成是势力均衡的帝国主义的观念同什么保护性的反击, 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 实在是同出一辙的, 都是为了制造烟幕, 硬将侵略和强占行为说成有理。所谓势力均衡不过是袒护侵略者的骗人鬼话, 我们是不接受的。

170. 匈牙利政府从一开始就声明: 我们赞成实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全部条款。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地区里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必须受到保护, 绝不能把决议解释为可以侵犯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完整。我国还一直强调, 以色列领导人的盲目扩张政策危及以色列的存在, 这样的政策不会增加以色列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受到承认的机会。我们一贯反对那种专横武断的说法, 认为只有以色列单独有权在宪章

第三十三条所举七种不同的解决争端方法中进行选择，而且，我们还要指出，以色列完全不管其他的解决途径，坚决主张由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直接谈判，这种办法根本没有在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中提到过。以色列政府这些年来在美国的帮助和怂恿下，坚持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东的危机，而这个办法它早就知道是阿拉伯国家所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政策目的是要故意阻挠解决的机会，也是放弃所谓先决条件的一个新要求。现在以色列已将接受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条款说成是一个先决条件了。其实事实正是相反。是以色列自己在硬加先决条件，说什么要埃及承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排除领土扩张，不然以色列就拒绝与雅林大使恢复接触。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既然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说明不允许以战争获取领土，那么以色列反对所谓的先决条件只不过是企图要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改头换面，变成一个并吞主义的工具而已。

171.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大会制止以色列破坏政治解决的时候了。埃及对雅林大使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的备忘录[A/8541, 附件一]已有了正面的答复，联合国大会有责任要求以色列也这样做。埃及已宣布，只要以色列承诺依从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A/8541, 附件二]，埃及随时愿意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这正是以色列的领导人多年来所要求的；他们说过，如果埃及能够这样承诺的话，以色列对于本身安全的要求就可以满足了。现在埃及政府是如此承诺了，以色列基于它的扩张野心，居然又说除了承诺缔结和平协定之外还要有领土上的让步，它才能接受。我国代表团同意辩论中在我之前那几位发言人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联合国大会必须要求以色列给雅林大使一个明确的正面答复，答应从占领的埃及领土全部撤军。既然几天前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上，美国代表团坚持在亚洲的另外一场武装冲突中要求撤军，现在我们也有权期望它在这里支持同样的方针。

172. 为了使中东局势在经过了多年种种方式的侵略(这表现在占据别国领土和有计划地侵犯这些阿拉伯领土上的居民的人权)之后能有所进展，所有和平进步的力量非团结起来不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没有比阿拉伯人民的朋友间的分裂足以给侵略者和他们的靠山更大的支持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必须明白，

尤其是对于为了自己的特殊理由立意将阿拉伯人民的敌友混淆的那些人。极端主义的言论，再加上搞分裂的手段，过去已不只一次为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者输送弹药了。过去的教训不可忘记。这是从阿拉伯人民也是从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提出的要求。要争取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所有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最好团结起来。

173. 最后，匈牙利代表团相信，采取新的主动的时机已成熟了。对以色列继续不断地破坏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联合国大会不能再坐视下去。大会应要求以色列遵行这些规定，给雅林先生的备忘录一个正面的答复，包括承诺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部撤军。这不光是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形式上或是战术上的考虑。我们深信，如果大会拒绝采取有效行动使安全理事会决议得以执行的话，中东的和平和安全，并且不但是中东一地的和平和安全，都要严重地受到威胁。我们的印象是，有些人还不理解拖泥带水下去所造成的危险。整天说什么最重要的事是要维持当地脆弱的停火，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奇怪的缺乏理解的态度存在。难道以维持停火的名义，我们就可以容忍侵占并吞，容忍将人民从他们的家乡驱逐出去吗？一天到晚强调停火重要性的那帮人，难道他们不理解，对违犯宪章视若无睹，对以色列的侵略继续给予间接支持，他们就是在毫不负责地为更大的冲突煽风点火吗？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这帮人对最严重的违犯宪章原则、违犯人权的行为，也是视若无睹。最近，他们就看到了他们这种不讲原则的姑息手段的悲惨后果。很值得注视的是，他们到底是学乖了呢，还是要继续下去搞维持现状，一直到阿拉伯人民实在忍无可忍，拿起枪杆去解放他们自己的老家为止。

174.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去为政治解决创造适当的气氛和必要的条件。可是，要这样做的话，一定先要弄清楚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就是说，不能再谈什么不偏不倚了，应采取积极行动去抑制侵略者了。任何其他办法只是饮鸩止渴。

175. 匈牙利代表团诚恳希望我们大会能从过去的惨痛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了保护所有中东国家的领土完整，为了保护当地所有人的和平和安全，采取坚

定的立场。我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全力支持为达到这个崇高目的所提出的一切动议。

176.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 我想请大会注意, 本星期一埃班先生在他的发言里〔第二〇〇〇次会议〕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 好象中东的整个局势, 只要埃及和以色列讲了和就可以解决了。埃班先生详细地谈了很多通过雅林大使斡旋而举行的间接谈判, 可是他对造成中东悲惨局势的主要因素却略而不提。换句话说, 埃班先生把问题的枝叶拿出来, 却把问题的主干埋起来了, 也许我应该说是把问题的根埋起来了。自英国接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时起, 这条根就一直不停地在制造混乱, 制造说不尽的苦难。非但是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居民受难, 说句公平话, 就是许多犹太人也受难。这些犹太人受到宣传的欺骗, 竟相信大约三千多年以前, 当约书亚战败当地的迦南居民的时候, 上帝就把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了。在这个大会上我不多解释古代犹太人的历史了, 因为从一九四七年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起, 关于这三千年以来的事我作过不少演说, 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中都有案可稽。现在只须提一提, 犹太政治复国主义是哈扎尔犹太人所提倡、发扬和培植的一个中欧的运动。这些西方的哈扎尔犹太人的祖先是公元八、九世纪时归依犹太教的。虽然犹太政治复国主义的发起人西奥多·赫茨尔是一个空想家, 他大多数的信徒搞犹太主义却纯粹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动机。这点, 从违反联合国宪章尊崇的自决原则来创立以色列这件事情上就看得很清楚。其实, 说得婉转些, 自有联合国以来自决原则由于会员国受到的各种压力已被公然地违犯过多次了。

177. 埃班先生整篇发言的前提就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既成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要谈一九六七年以来侵占的埃及和约旦领土中有多少土地是可以归还原主——如果两国政府愿意用铁的保证与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协定的话。至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以色列已是强力并吞了。埃班先生的政府已再三宣称过, 为了本身安全的绝对需要, 这块土地已变成以色列的一部分了。

178. 几天前我说过〔第二〇〇一次会议〕, 现在重复一遍, 如果奇迹发生, 领土在一九六七年被以色

列侵占的三个阿拉伯国家, 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定, 问题的核心依然存在。由于阿拉伯世界中出现了一个异族, 以后还是会造成一连串不停的冲突。

179. 以前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社会躯体中, 以色列是一个外来之物, 在这躯体中就象一个脓疮一样, 会不断地使它害病发烧。以色列汇集了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的人民。从它被人为地建立的那天起, 它就扰乱了阿拉伯东方的正常发展。在以色列还没有立国以前, 一般的巴勒斯坦人民就强烈地反对英国在那臭名昭著的贝尔福宣言下允许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

180. 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将中东一些地方交给英国和法国委任统治。委任统治的意义本来是英法承诺依照盟约的规定为这些地方的自决和独立作准备工作。可是实际上, 这样的委任统治只不过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

181. 人们屡次指出, 当时巴勒斯坦土著居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 而犹太人只有五万人。这是一九一九年英国档案里的数字。

182. 英国政府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之后, 便自命为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总管。早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之间, 秘密的贝尔福宣言的条款为举世所知, 立即遭到巴勒斯坦人的反对。可是因为一九一七年, 英国人正着急美国人还不来的时候, 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孤立主义的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就不得不付出一点代价。并且, 背信弃义的贝尔福也在想, 这个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是符合英国利益的, 因为巴勒斯坦在英帝国的贸易路线上正处要冲。

183. 凡事立于不义迟早必然垮台。当时贝尔福之流以为英帝国上空的太阳是永远不落的, 结果也不免如此。现在英帝国到哪儿去了? 被报应之风吹不见了。当巴勒斯坦人民明白英国人企图为犹太复国主义出力, 实现诺言,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乡时, 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起来造英国的反, 全阿拉伯世界都叱斥英国人的欺骗行为。

184. 我自己在一九二〇年才是一个十五岁的学生, 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就参加过无数次的示威游行, 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我二十四岁时由于政治

原因被逼离开中东为止。在别的阿拉伯首都的街道上也有同样的示威游行。我们不但是为了反对外国委任统治示威，我们也是抗议卑怯的英国政策，让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涌进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民族家乡。

185. 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客和代表不时向世界宣称，从来没有过一个巴勒斯坦的地理和民族实体。他们称巴勒斯坦为叙利亚的一部分。他们真是健忘，忘了是法国人在委任统治叙利亚，是英国人在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他们宁可把百科全书，包括《犹太百科全书》里有关巴勒斯坦的那几页撕掉。那里注明巴勒斯坦古国的名字源于克里特籍的非利士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西部的希伯来族还未侵入迦南人的土地的时候，这些非利士人就已经在加沙一带地方定居了。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居然胆敢篡改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书上也有记载的历史，别有用心地想歪曲事实真相。

186. 尽管有将近三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民，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屡次宣称这些巴勒斯坦人民只不过是阿拉伯人。他们忘了巴勒斯坦本土的人民是一千四百年左右以前才阿拉伯化的。他们在阿拉伯化之前就在巴勒斯坦了。就象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中东其他许多人民一样，这个土生土长的民族在阿拉伯化之前就已经是巴勒斯坦人了。他们之阿拉伯化，不应该使他们为此受到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蹂躏。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是殖民主义篡夺者而已。有史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就是一个有本身的特性和个性的民族。无论在犹太复国主义控制下作多少宣传都无法否定这个事实。

187. 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掌握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有一天他们必然会这样做，不管要经过多长的斗争才能收复他们被篡夺的家乡，不管要等多久才能重享他们失去的自由、实现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仅仅几天前，就在大会这个会堂里，我们又重新肯定了这一点。你们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你们和任何不顾正义支持你们的大国，就象其他败落的帝国一样，有一天总会动摇崩溃，化为灰烬。不管由某方面不断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使以色列显得多么强大，巴勒斯坦人民终究会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

188.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幻想的产

物”——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嘲笑地在世界上到处散播的宣传。如果埃班先生不是这么想的话，他就应该会提到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一些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大国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在一九四七年将巴勒斯坦瓜分，并且纵容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家乡的掠夺。

189. 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但是当时在阿拉伯城市的街道上示威游行，而且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就已关心巴勒斯坦问题了。例如在一九二三年，我才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许多人就和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报纸的编辑有了接触，鼓吹他们支持巴勒斯坦本土人民的事业。

190. 我带来了一封信的信封，是一九二三年在雅法发行的一个巴勒斯坦报纸的编辑寄到贝鲁特给我的。象许多积极从事阿拉伯事业的年青人一样，我为英国委任统治下产生的巴勒斯坦纠葛与很多编辑通过信。这个信封很有意思，是用一个那时我们叫“EEF”的邮票投邮的。什么是 EEF？就是埃及远征军的缩写。一九一八年，阿伦比将军带领的英国军队，有着大量埃及工人和人员的协助，从埃及发动战役。也许你们从历史上知道，埃及，公元前四千年法老的埃及，那时变成了一个英国的保护国。埃及需要英国人的保护。

191. 我说过，信封上的邮戳是一九二三年。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信封——和一些信一起我已保存了四十八年了，信我没带来，免得要大会听许多杂闻琐事受罪并且要离题扯到历史——这个信封上盖了一个大印章，有一个岩石清真寺和圣冢教堂的图案、一个十字架、一个新月，还有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的一句话：“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当时这种印章图案在市上按未通货膨胀的钱币卖十分之一一个银币，就象在这个东道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为某种事业卖印章图案捐款一样。

192. 梅厄夫人和其他一些以色列的领导人仍在叫嚷：“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呀？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免得有人怀疑我说的话，主席先生，让我把这信封借给你。你可以看到有埃及远征军“EEF”缩写的邮票，还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巴勒斯坦字样。当然，希伯来文是最低一行，因为当时犹太人还是微不足道

的少数。现在呢，巴勒斯坦人民就“不存在”了。这里明明就是盖了印章的信封。请你看看，主席先生，等我演讲完再还我。信封上阿拉伯文写的是我的地址，只有“贝鲁特”是用法文写的。

193. “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呀？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梅厄夫人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说。让我告诉你们吧，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没有死。让我告诉你们吧，他们不只是活在难民营里。让我告诉你们吧，他们成千成万地分散在阿拉伯世界里，从摩洛哥的大西洋岸穿过北非洲到红海沿岸，一直达到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地带，不是在做梦，而是积极地活动着。在阿拉伯世界里，随便你走到哪儿，你都会碰到巴勒斯坦人积极地为他们的事业在工作。他们是富于战斗精神的、非难民的巴勒斯坦人，坚决地要争回他们的家乡，一定要使巴勒斯坦人民得到遣返，收回以前在德尔亚辛和其他的巴勒斯坦乡镇犹太复国主义者屠杀他们的祖先时他们所遗弃的许多资产。梅厄夫人和其他的领导人还说“巴勒斯坦人不存在”呢。

194. 可是还不只这一点。过去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我已再三地告诉过你们：任何阿拉伯领导人敢于出卖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这些巴勒斯坦人马上就会采取措施。谁有耳朵，谁就听着吧。谁有眼睛，谁就看着吧。巴勒斯坦人，为了收回他们的家乡，准备作出牺牲，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象触了电似地受到激发。

195. 毫不出奇，就算有奇迹发生，以色列和埃及和其他两个与以色列相邻的国家和解了，十七个国家的阿拉伯人民依然会结合成为一个民族站起来，去支持他们的巴勒斯坦的兄弟。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吗？随便怎么叫它都可以。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民族主义。好吧，就说是民族主义吧。民族主义可能成为一种精神变态。当一个民族犯了这种精神变态的时候，不管有理无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治愈它，除非或许是经过一场大冲突，冲倒许多国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是如此执迷不悟了。这真是世界上一个大问题。各大国也都被牵涉进去了。我们就象是一盘棋，大国在上面下棋，用的不是木头棋子，而是大炮、导弹和飞机。

196. 难道这就是巴勒斯坦圣地的命运吗？难道

这就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命运：让一个东欧来的政治集团以武力把自己建立在已有本土居民的巴勒斯坦吗？到底宗教的道义是什么？当地那些圣贤的哲理都跑到哪儿去了？没人理他们。没人听他们的教训。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一神教的圣城。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讲究民主程序的话，为什么偏偏只让一千六百万犹太人把圣城篡夺，据为己有？那十亿的基督教徒呢？他们也视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圣城，可能更要神圣一点。还有六亿的穆斯林呢？他们在伊斯兰的第一句祷文——我们平日叫基伯拉的祷文——中虔诚念着的不也是耶路撒冷么？十六亿人要向犹太政治复国主义低头，要接受这个组织基于政理由，不顾道德，不顾当地崇高的宗教思想而建立的一个篡夺者的国家。

197. 而你们年年来这儿开大会，照例通过一些决议谴责以色列将耶路撒冷归并入它所篡夺的土地。你们十万万人，不如索性宣布你们不做基督徒了，将耶路撒冷拿出来献给犹太人。但又不是献给一千六百万犹太人，而只是献给少数犹太人的代表，他们将宗教当作国籍，也不管其他依然效忠于出生国或是入籍国的许许多多犹太人。

198. 联合国在这问题上纷争割裂已经太久了。如果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再不采取行动的话，让我们离开这会堂，离开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厅，关门算了。

199. 为了向大会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外来的殖民主义向我们的入侵，我在这儿收集了一些有关以色列内阁阁员相当正确的统计。他们当中九个人生在波兰，六个生在俄国，只有三个生在巴勒斯坦——可是父母恐怕是波兰人或俄国人——一个生在德国，一个生在南非，一个生在也门——谢天谢地，在这许多哈扎尔犹太人中间居然来了一个赛法拉德犹太人——一个生在伊拉克——又是一个赛法拉德东方犹太人，他们需要拉几个本地人进来。

200. 我再多给你们一点资料。以色列总统扎勒曼·夏扎尔生在俄国，一九二四年到巴勒斯坦。果尔达·梅厄夫人生在俄国，一九二一年绕道经美国威斯康辛州到巴勒斯坦。阿巴·埃班先生生在南非，一九四八年到巴勒斯坦。梅纳希姆·贝京生在白俄罗斯，一

九四二年到巴勒斯坦。一九四二年苏联发给他护照签证吗？那还是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大概没有签证就跑出来了。伊斯雷尔·加利利生在波兰，一九一四年到巴勒斯坦。平哈斯·萨皮尔生在波兰，一九二八年到巴勒斯坦。摩西·达扬生在巴勒斯坦，波兰籍。伊加尔·阿隆也是生在巴勒斯坦，波兰籍。让我们看看那些参谋长是些什么人：蔡姆·巴列夫生在南斯拉夫。新的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也是生于南斯拉夫。

201. 让我不光是说抽象话，给大会提供一些统计资料吧。我要给你们看看巴勒斯坦的土地是怎样被篡夺的。这是以色列中央统计局一九六七年在耶路撒冷发表的《以色列统计摘要》第88和89页上记载的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统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八年移民至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四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九点六来自欧美。美国的犹太人明白他们面包上的黄油涂在哪一面。他们爱美国，很少几个离开美国。移民的百分之十点四来自亚洲和非洲。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百分之四十五来自欧洲，百分之五十四来自亚非——这些是东方犹太人。如果这不算是新殖民主义的话，我就不晓得什么才是了。

202. 在我结束发言时要对你们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扩张主义的运动。它的梦想是，凡是古时有过一个东方犹太人的地方，现在这批哈扎尔犹太人就要在那儿升起他们的旗帜。这个梦想不实现，犹太复国主义不会罢休。

203. 以色列议会的一名议员乌里·阿夫内里谈到达扬将军的信条时——不要忘记摩西·达扬先生在以色列是一个英雄，至今还是国防部长——他这么写：

“达扬的演讲引起了议会的愤怒，因为它正确地阐明了政府的意图，将其公布于世。”——说秘密的话可以，演讲就把它公布了——“仔细分析一下达扬的演讲就明白达扬认为绿色的界线已过时了。占领区应该视为以色列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正式加以并吞。”——不正式加以并吞！——“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所提的和平建议不感兴趣，

因为和平只是将以色列从那些土地上移开的一根杠杆，而对以色列来说，那些土地要比和平来得重要。”

204. 我不打算在大会上再引经据典了。

205. 你们中间也许有人会问我：何去何从？——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呀？不错，恐怕总有一百二十多万犹太人——我也没有最近的数字——中了宣传欺骗，在阿拉伯领土的四面包围下，龟缩在堡垒中。怎么办？

206. 只要以色列旗还在巴勒斯坦上空飘扬，圣地就不会得到太平。可是如果阿拉伯国家变强了，将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赶跑，岂不是人类的大悲剧吗？据我看，西方世界不了解我们对外人宽宏大量的传统。只要以色列把作为统治象征的那面旗拿下来，他们就可以享有太平了。可能会出现一个民主国家，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的公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在县郡里，可能按照城镇分区，作为兄弟而非统治者，同生共存。

207. 亚洲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向来欢迎外来的客人。犹太人本来可以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相安无事的——同是人类的兄弟嘛。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巴勒斯坦就会不停地有战乱。大国下棋的棋盘也可能破裂，人民都要受苦。后果如何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多少要无辜牺牲。

208. 所以，我希望以色列人的政治精神变态可以医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讲讲道理，脑子里打进一点常识。因为两三百万犹太人是无前途的——就算是五百万吧，如果真有这么多在巴勒斯坦的话，他们被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有一天，会有一亿二千五百万阿拉伯人，再过三十年，可能会有三、四亿。他们怎样活下去？他们总要被同化。如果他们一定要选择苦难的道路，一直到最后被同化，那么，我们已经给他们提供过解脱的方法，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因为所有建立在非正义基础上的事迟早必然会动摇、崩溃，终究是逃不过的。

下午七时二十分散会。